

从清官亭看昭通:

以清廉为墨绘就历史长卷

通讯员王骥文/图



环境优美的清官亭公园。

入夜后的清官亭,清幽静谧。

清澈的泉水静静地流淌,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鲜活的故事,不急不缓,舒展有致,似等待,似呼唤,似挽留。清风拂来,一个声音从岁月深处传来,在清官亭回荡。

清嘉庆十三年(1808年),陕西三原举人王禹甸任昭通府恩安县知县。彼时,昭通名为恩安县,是昭通府的附郭县,县治与府治同城。

昭通地处滇、川、黔三省交界处,是出入滇黔的交通要冲,同时也是乐马厂、金沙厂、长发洞等银矿产地的核心地带,素有“锁钥南滇,咽喉西蜀”的美誉。据《昭通县乡土志略》记载:“在昔昭城,商业繁盛,工务发达,称银用秤,滇铜蜀盐,车马交骈,秦楚赣粤,工贾群集,苏松梭布,填塞路径,百货云集,任人贩运。”又载:“乾嘉间,乐马厂、长发洞、金沙厂相继大旺,出银甚多,商于厂者,贩一车米去,即以一车厂饼运回。”“厂饼”指的是银的初制品,“贩运一车米前往,而后以一车厂饼运回”的贸易景象,充分印证了“搬不完的昭通”这一说法。

王禹甸抵达恩安县后,立刻着手处理公务。经过数日的巡访调查,他发现:这座远近闻名的县城,竟然难以保障居民的基本用水。每遇天旱少雨,或是农忙抢种时节,县城就会出现断水情况,竟一天之内三次发布缺水警报,百姓对此叫苦不迭。

王禹甸仔细查阅历代昭通府志和相关典籍,从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贡生马州所写的策论中,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。马州曾明确提出,应将恩安县百姓的饮水问题列为“第一要策”,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。可30多年

过去了,老百姓的饮水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。

王禹甸决心在任期内为百姓解决这一难题。他时常带人前往四乡开展实地调研,虚心向当地的耆老名宿、耕作的农夫请教。在此基础上,他结合县城的实际情况与马州的策论内容,召集地方人士进行商议,并带头捐款,于城外西北隅选定地址,兴建了一座供县城使用的大型蓄水池。“令甫下,民争之,阅五月而池成,既乃建庙以祀龙神,前列船房,左立仙阁,池中砌石架为歌台。”工程竣工之后,王禹甸为这座蓄水池取名为“三多塘”。“三多”的说法源自《玉海》,其含义为看多、做多、商量多。王禹甸既以此自勉,也借此劝诫世人。后来百姓口口相传,“三多”的含义逐渐演变为多福、多禄、多寿。

清嘉庆十六年(1811年)夏天,昭通遭遇严重旱灾,龙洞的水无法引入城中,而城内原有的两个水塘早已干涸。“万家火食惟籍,是以渴涸之伤”,三多塘所蓄之水成为全城百姓生活用水的关键来源,使得百姓免受断水困厄。百姓由衷感激王禹甸,敬佩他一心为公、清正廉洁的为官操守,便提议将“三多塘”改名为“清官亭”以纪念他。

此后200多年里,清官亭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,后被辟建为公园。其间虽几度更名,诸如“城市园林”“清光亭”“卫泉公园”“红旗公园”等,足见各个时期主持者之用心良苦。然而,昭通百姓心中早有定见,始终只认可“清官亭”这一名称。

民国以来,昭通屡经战火,清官亭亦未能幸免。现在的清官亭,是民国21年(1932年)改建的。当时,安恩溥率部驻

守昭通,临行前,龙云曾谕其“拓修清官亭,以风物寓教化”。安恩溥到昭通后,积极投身地方建设,尽其所能地为地方办实事,促进了昭通地区的经济发展,深得民心,也因此留下了“安青天”的美名。1932年,他召集地方士绅,对清官亭进行大规模修整,地方集资1000余元,他个人捐资3000元,修浚积沙池,拓宽池畔隙地,种植花草竹木以供市民游览休息,并在公园西北角筑“兵工堤”。不久后,又重修清官亭楼阁。因楼阁年久失修,且遭风雨侵蚀,早已破败不堪,安恩溥又在官兵中筹集资金,对其进行扩建,历时8个月完工。

清官亭改建竣工后,安恩溥亲自写了一篇序文,陈述了改建的缘由:“此园重要在清官一亭,惟历时既久,风雨飘蚀,鸟剥虫穿,行将倾圮。不谋新之,无以称前贤之意”,并明确表达了其寓风物于教化的目的。字里行间,尽显安恩溥拳拳为民之心与良苦用心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政府对清官亭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修缮与扩建。新增园林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,挖掘曲池,修建凉亭水榭、回形长廊,增设欣悦亭、动物园、鸳鸯亭、盆景室、奇石馆、儿童乐园等设施。如今,清官亭的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,成为昭通人民极为钟爱的城市园林。

公园规模不大,但四季景致各有特色。阳春三月,娇艳的红杏刚褪去红妆,诱人的碧桃花便迎风怒放。远远望去,满树繁花,灿若朝霞,清风拂过,缕缕清香沁人心脾。各色蝴蝶翩然飞过,不知疲倦的蜜蜂又成群结队而来,蝶舞蜂忙间,绘就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画卷。若是酷暑长夏,园内又是另一番景象:玫瑰花散发沁人馨香,石榴花似灼灼火焰,莲池里的荷花亭亭玉立,宛如凌波仙子。工作之余,约上三两好友,漫步园中,满园景色让人赏心悦目。

中秋时节,桂子飘香,金菊耀目。月夜漫步公园,于池边小坐,可见池水格外清澈,明月倒映其中,浮起万道银光。若随手抛一小石子入池,月影破碎,清音响彻园林,林间栖息的乌鸦惊飞乱扑,绕树长鸣,静寂的园林顿时变得喧闹起来。冬日瑞雪纷飞,整个园林银装素裹。清官亭矗立池中,飞檐积雪,倒映在尚未冰封的水面上,随云影天光轻轻摇曳。游人踏雪留影,流连忘返。

漫步于鹅卵石铺就的林荫道上,一边欣赏美景,一边吟咏“者点水无多,一官已留清白去;此间尘不染,何人更踏软红来”的诗句,内心不禁思绪万千。昭通城宛如一册厚重的史书,尽管历史匆匆,书写它的人大多未留下姓名,但头顶的明月、潭中的池水依旧如初。尤其是这一池清水,如同一曲荡气回肠、传唱不衰的古歌,悄然浸润着我们的灵魂,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。

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工程:变废为宝 书写水利传奇

通讯员曹志光

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工程:

变废为宝 书写水利传奇

在云岭大地的崇山峻岭间,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整治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奇迹,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。这项由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,云南建投供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、云南建投第一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参与建设的重大工程,成功将自然灾害遗留的堰塞体,改造惠及民生、造福一方的宝贵资源。

从危机到契机,一场与时间的赛跑

时间回溯至2014年,鲁甸县突发地震,牛栏江红石岩水电站上游数百米处的山体大面积崩塌,大量土石瞬间堵塞了牛栏江,形成了一个水位每小时上涨1.1米的堰塞湖。浪涌翻涌,危岩林立,下游数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军地力量迅速集结,昼夜不停地凿槽、爆破,与洪水赛跑,最终成功打通泄流通道,化解了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。

科学治理,攻克世界难题

然而,危机过后,如何将这一潜在威胁转化为安全屏障,乃至造福一方的资源,成为摆在建设者面前的新课题。在此背景下,红石岩堰塞湖整治工程应运而生。它不仅是鲁甸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最大的单体项目,还是水利部及云南省委、省政府重点督导推进的重大工程。

工程整治期间,技术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一是堰塞体结构不稳定,存在溃决风险,且湖水水位持续快速上涨,危险不断加剧。对此,工程团队制定并实施开挖泄流槽方案,协调上游德泽水库下闸拦洪以削减入湖流量,同时让下游天花板水电站、黄角树水电站站

大下泄水量,提前腾出库容以承接洪峰。二是存在人员安全风险,堰塞湖上下游沿岸群众面临洪水威胁,施工人员作业同样存在安全隐患。为此,当地紧急转移疏散沿岸受威胁群众并妥善安置,严格规范现场爆破、机械施工流程,全面落实作业安全防护措施。三是后勤保障困难,灾区道路损毁严重,物资运输通道受阻,抢险装备、耗材供应不足。为此,各方全力抢通应急通道,通过漕渡门桥等方式转运工程机械、炸药、油料等抢险物资,为工程实施提供坚实保障。

2014年8月4日,军地力量集结进场,开展堰塞体勘测、施工道路抢通等工作,同步筹备泄流槽开挖和爆破作业,上下游水库开展联合调度。鲁甸周边4个县(区)紧急疏散群众12797人,实现抢险救援“零伤亡”,将财产损失降至最低。8月12日,堰塞体泄流槽开挖贯通,堰塞湖顺利泄流,重大险情基本解除。工程应急抢险期间,国家防总、水利部和云南省联合成立指挥部,原成都军区设立一线指挥部,武警水电部队、第13集团军工兵团等单位共派出1100余名官兵参与应急抢险。施工人员在堰塞体右侧开挖泄流槽(底宽5米、深8米),完成土石方量约10.3万立方米。工程采取昼夜施工作业,累计实施大规模爆破13次(炸药用量超1吨)、小规模爆破100余次,投入各类施工机械210台,抢通道路21公里,通过漕渡门桥转运装备29部、物资近200吨。

2016年,红石岩堰塞湖综合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建设,总投资30余亿元。该整治工程涵盖右岸高边坡处理、堰塞体整治、水电站枢纽设施及厂房建设三大板块,建设过程中面临着两大世界性技术难题。一是右岸高陡边坡处理,该边

坡高达620米、坡度超70度,地质条件复杂,岩体结构破碎,加之被地震余震反复破坏,危岩密布,随时可能崩塌,施工风险极高。施工初期,作业人员采取“蜘蛛人”模式作业;后续通过搭建施工栈道、利用吊篮转运设备材料。虽然高空钻孔定位难度大、锚索安装与张拉要求高,但工程团队通过削坡减载和布设大量深孔预应力锚索,成功攻克了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。二是堰塞坝的防渗处理。堰塞坝最大坝高102米,坝体石料占比达85%,内部架空孔隙大、渗透性极强。工程团队创新采用混凝土防渗墙与帷幕灌浆联合防渗技术,成功构建起全球首例堰塞坝百万级防渗体系,为类似工程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。

变废为宝,惠及民生

经过数年艰苦奋斗,2020年,世界首座堰塞坝综合水利枢纽工程全面建成,实现了从“除害”到“兴利”的华丽转身。红石岩堰塞坝水利枢纽工程总库容达1.85亿立方米,不仅有效消除了次生灾害的威胁,提升了区域防洪能力,还为周边地区提供了稳定的供水、灌溉和电力保障。该工程每年可发电8亿千瓦时,直接经济效益超4亿元,每年可节约燃煤31万吨,同时带动周边地区增产粮食近4000万吨,为鲁甸、巧家、昭阳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。

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整治工程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壮举,还是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时迎难而上、勇于创新的生动写照。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,为同类堰塞体整治工程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未来,这座综合水利枢纽将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,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。

与书为伴 读懂时代

刘伟见

记得小时候得到一本厚书,就如看见了此后一段快乐光阴。彼时书籍之珍贵,刻到了基因中。一个深刻的记忆是学校东门的旧书摊上,我用省下的伙食费买过很多经典图书,当时常有沈德潜“拥书权拜小诸侯”的快意。

现在,花很少的钱便可开通一座电子图书馆,各地的图书馆也可以免费借书,获取书籍的成本大大降低。但倾心于阅读的人反而少了,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刷短视频。

诚然,科技的发展正深刻地改变人类阅读的方式,也使得传统阅读面临碎片化与浅层化的挑战。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信息化时代,阅读还能继续发挥滋养心灵、改变人生的作用吗?

我认为,如果我们善用时代给阅读带来的便利,培育一种新的阅读鉴赏力,阅读依然可以对人生的航渡起到深刻影响。

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处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长期存在。培根认为“读书可以补天然之不足”。这与刘向的“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”之说相同。阅读使普通人有了追赶智者的工具和底气。

中国传统中,对阅读改变人生际遇更为推崇。孔子倡导读书好学,揭示读书明理的后天致胜,更强调从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到“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的心灵解放的作用。读一本经典,厚可以读薄,薄可以读厚,恰如人生的丰富与简约。古人所谓“刚日读经,柔日读史”,可以借阅读移置光阴,调节性情,让人避免深陷情绪的泥潭,由此开出一段心上光明。阅读赋予心灵以自由和开阔。

因此,无论是实际效用,还是修养身心,阅读依然是改变人生的利器。

时下,我们要警惕快速闪过的短视频。面对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推送,我们都难以抵御快餐化浏览的诱惑,阅读书籍的时间被挤压。在这个由算法主导的信息

丛林里,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内生的感受力和鉴赏力。

在科学昌明的时代,我们不缺乏知识的理性与逻辑,恰恰缺乏以人为主体的鲜活的内生感受力。这种感受力的培养需要回到经典的阅读,以形成阅读鉴赏力。

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,是对历史与时代之间的智慧总结,更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价值的文本。阅读经典可以获得鉴赏力,所以,回到经典才能创造新的经典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阅读鉴赏力也是一种实践的能力,它决定了你能不能主动放下手机,拿起书本。

由经典阅读培育的鉴赏力仍然是人工智能时代阅读的风向标。在海量的信息中,我们选择阅读什么,从结果上来看,这种选择就如电脑正在运行的程序,会如其所是地呈现选择的意义。所以,你点开的是哪个运行程序,如果不加鉴别与鉴赏,遮蔽就产生了,所谓的信息茧房也是这么产生的。

反之,假如我们选择阅读的是一本经典,我们从经典中获得的人生启迪与改变是经过时空检验的,可以深刻内化为觉悟与动力。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浪潮里,经典阅读带给我们的确定性足以对冲不确定性,让人生之路走得稳健。

拥有阅读鉴赏力的人可以根据经典阅读创造自己的世界。明朝刘元卿不好喝酒,下棋等娱乐,但又难免有应酬,他便将经典阅读中的有意思的哲理与故事挑选出来作为待客之道。客至,则以经典义理与故事一二作为谈资,一时传为雅事佳话,其作品《贤奕编》即由此产生。可见,阅读鉴赏力之妙,使人生雅致而多彩。

时代为阅读翻开了一本前所未有的大书,其中精华精粹共存,能不能取精用宏,在于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,学会阅读鉴赏这本大书,让我们的人生更加深刻而精彩。(稿件来源于《人民日报》)

玉兰牵乡愁 岁月念归途

通讯员李才蝶文/图

儿时,我家院子里种着两株玉兰树,一株紫玉兰,一株白玉兰,都是父亲从老家移栽来的。它们并排立在院子里,陪着我们长大,成了我们测量身高的标尺。不管是谁长高了,都能在树干上找到对应的痕迹。奇怪的是,这两株玉兰树是一起栽种的,生长环境完全一样,养护方法也没什么区别,可白玉兰长得又粗又高,紫玉兰却又细又矮。母亲经常用它们打趣我们姊妹:“你们就像这两株玉兰树,都是我照料的,但高矮胖瘦就是不一样。”

每年春天一到,白玉兰总是最先开放。它的花朵又大又白,模样清秀,看起来格外干净清爽。紫玉兰开花的时间稍晚些,花色较深,宛如身着紫裙的仙子,不紧不慢地绽放着。这两种玉兰的花香都不浓烈,淡雅悠远,余香绵长。只要微风轻轻一吹,花香就会飘满整个小院。不过,玉兰树虽然美丽动人,花期却不长,满树繁花的景象也只能维持20天左右。所以,每当玉兰花盛开,我都格外珍惜这份短暂的美好。午后,我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树下,享受这淡雅宁静的时光。

“玉兰树不仅好看,用来煮鸡蛋吃还能明目。”读书时,母亲隔三岔五就用玉兰树煮糖水鸡蛋,让我们连花带蛋一起吃下去。玉兰树经糖水煮过后仍带苦味,难以下咽,我们便背着母亲偷偷把花挑出来,只吃鸡蛋,也因此常常惹得母亲嗔怪我们。一位中医友人告诉我,玉兰花又名“辛夷”。初闻此名,我便心生欢喜,上网查询方知,它又叫“望春”“木兰”。其性温和,有祛风、散寒、通窍、宣肺、通鼻之效,却未提及母亲所说的明目功效。可我依旧向亲戚朋友宣传它的药用价值,大家渐渐都成了“玉兰粉”。每至花开时节,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来我家摘玉兰树,或用其泡茶通窍,或用其蒸糕润肺……玉兰树,就这样成了烟火人间里最温暖的良方。

时光流转,我已从在树下玩耍的孩子长大成人,玉兰树也越发高大,即便我踮起脚尖,也够不到枝头。白玉兰不甘被困在小院,枝丫伸出院墙,用洁白的花朵为青黑的房顶增添光彩;紫玉兰也不甘示弱,使劲

向上生长,可满树繁花最终只能绽放在青砖瓦檐之下。

县城老区改造的消息传来,我们都兴奋得行,只有父亲沉默不语。他的眼里满是不舍:房子虽旧,却为我们遮风挡雨30余年;墙上留着我们歪歪扭扭的字迹,还有大大小小的脚印。玉兰花谢后,桃树、梨树、李子树、樱桃树便相继开花,整个小院生机勃勃。这些树都是父亲从老家一棵一棵移栽过来的,既是他离开故土的念想,也是他和老家之间扯不断的联系。

如今,父亲在老家建了新房,即将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故乡,按理说应该高兴才是,可他对院里的这些树却始扭扭难以割舍。这些树早已长得粗壮挺拔,挖掘不易,运回老家更是一大难题。再三权衡后,父亲决定只带走那两株玉兰树。他喊来亲戚连刨带挖,紫玉兰很快便被挖起。可那株早已长得十分高大的白玉兰,挖掘难度极大。父亲坚持让拆迁队的师傅用挖掘机忙活了半天,才将它顺利挖出。随后,父亲用电锯将树干拦腰锯断,只留了一截,并用塑料布细心包扎好切口,又找来拖拉机,带着他的“老伙计”踏上了归乡之路。

回到故乡,父亲把白玉兰栽在院子里最显眼的地方,还特意为他砌了一个铺着白色瓷砖的精致花台。这株陪伴父亲从青年走到暮年的玉兰树,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,带着残缺的身躯,回到了最初的家园。月影绰约的夜晚,两株玉兰树静静地守候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,或许,这就是落叶归根的滋味。

又是一年春天到来,老家小院里的两株玉兰树却没有如期绽放,我们也头一回没吃上母亲用玉兰树煮的糖水鸡蛋。我知道,它们只是在默默积蓄力量,待明年春风拂过,必定会热热闹闹地开满枝头,就像半生奔波的父亲,终于回到了生命的起点。

微风拂过,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熟悉的玉兰花香——它从儿时的小院飘向城里的屋檐,如今又萦绕在老家的院墙上。兜兜转转,花香从未消散,恰似父亲的乡愁,早已与玉兰树紧紧缠绕,岁岁绵延。



争相绽放的玉兰花。